

列子

〔晋〕张湛注

〔唐〕卢重玄解

〔唐〕殷敬顺释文

〔宋〕陈景元

陈明校点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列子

【晋】张湛注
【唐】卢重玄解
【唐】殷敬顺释文
【宋】陈景元

陈明校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列子/(晋)张湛注;(唐)卢重玄解;(唐)殷敬顺,(宋)陈景元释文. 陈明校点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.6

(国学典藏)

ISBN 978-7-5325-7253-3

I. ①列… II. ①张… ②卢… ③殷… ④陈… ⑤陈…
III. ①道家②《列子》—注释③《列子》—译文 IV.
①B223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6448 号

ISBN 978-7-5325-7253-3



国学典藏

列子

[晋]张湛 注 [唐]卢重玄 解

[唐]殷敬顺 [宋]陈景元 释文

陈明 校点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 插页 5 字数 190,000

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7253-3

B·862 定价: 2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言

陈明

一

《列子》是先秦诸子著作中的一种，署名列御寇，按惯例称其书为《列子》。然而，要仔细推究其人其书，还是有许多疑问的。

如先秦许多人物一样，列御寇只是一个通用姓名，有时候也同音通假为列圉寇。关于他的更详细的资料则少之又少，大抵在先秦古籍中只是有些“提及”而已。由于这个人的思想与庄周比较接近，所以《庄子》中多次出现列子其人，甚至还专有一篇名为《列御寇》。不过，众所周知，庄子的书是寓言为主，不可作史料看，自然其中的人物故事也是半真半假。由于正式的历史记载相对粗略，所以那个时代的人，只有留下著作，才能比较详细地为后人所知。不过，文献学中又有一个常识，叫做“古书不皆手著”，即先秦时候的著述风尚与后世不同，并没有很强的著作权概念。加之书写传播的条件限制，导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诸子著作，往往是在一个编录的原始基础上，掺杂了很多门徒、弟子孱入的内容，甚至还有不少读者的笔记、心得、注释。这样的情况，在当时是不介意的，所以如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之类的书中都很容易找到明显不是出自管仲、晏婴之口的话，无论是从口吻推断，还是从史实考量。

基于这样的现实，列子虽然有书存世，但想通过其书了解其人，也还是有很大难度的，尤其是《列子》风格类似《庄子》。庄子在《史记》中有传，后人尚能从《庄子》中拼接一些素材借以了解其

生平，只是庄子爱说寓言，那些以自己为主人公的小故事，究竟哪些是真事，哪些是玩笑，还是不得而知。列子别无传记，庄子书中所说又多令人无法当真，这样，后人只能把列子当作一个符号了。

二

由于《列子》的存在，这书有很高的阅读价值，于是，在无法充分了解作者生平的情况下，更多的人转向只读其书，不问其人。所以，在后世，人们提到列子其人的时候，往往只是联系到“御风而行”，那是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提到的，《列子》中 also 说他“乘风而归”，彼此印证。但是，出自《列子》的故事、典故却十分丰富，早已深入人们的思想与文章，诸如“愚公移山”、“杞人忧天”之类，都已成为极具生命力的语言元素。

《列子》为人所喜闻乐见固是事实，然而在学者眼中，却有不得不辨的问题。作为一部先秦古籍，人们看到的《列子》是这样的：战国列御寇著，晋张湛注，前有刘向的序。后世流传的许多先秦著作，如《山海经》、《战国策》等，都有刘向序——在历史上，中国的古文献经刘向整理而保存至今的确实不少。这一切看似都顺理成章，自然而然。

然而，渐渐地《列子》的读者们发现了很多问题，由于有不少同时代的文献可供比对，加之史籍记载的一些事实，使得书中一些内容令人生疑。这些猜疑由感性到理性、由假设到论证地演进着。

比如大家都知道佛教传入中国是始于东汉时期，佛教文化的滋生则要再晚一些，那么，按理说《列子》中无论如何不应有佛教的元素，但事实上却有。最先被怀疑的是《仲尼篇》中所谓“西方之人有圣者焉”，是不是在影射佛祖呢？这只是一种猜疑，并没有实据，一个“西”字并不能坐实什么，所以宋代黄震在《黄氏日抄》中就提

出这个段落与释迦牟尼毫无关系。然而，到了近代，陈旦撰写《〈列子·杨朱篇〉伪书新证》，则直接将《列子》文本与《阿含经》等佛经进行比对，以期证明《列子》绝不可能成书于战国时代。

对《列子》的猜疑，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柳宗元，但是，人们历来争执的问题是《列子》是不是那个战国时候的列御寇的手笔，而并非《列子》本身的价值问题。因为我们的习惯是厚古薄今，所以如果这书不够古，或者不像传说的那样古，便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于是，到了梁启超，干脆为之定案，说《列子》本是张湛伪作，而他本人却以注者的身份隐藏了起来，至于所谓刘向的序，也出自张湛之手。当然，这也只是带有推理支持的假设，因为关于列子其人的可信资料实在太少。

说是张湛伪造了《列子》，也确实有说服力。时代越晚，伪造古书越难，但这样的好事者实在代不乏人，明代丰坊、王世贞等都曾经做过类似的事。而且，在伪造这个行当中，将自己定位于注者，连正文带注解一起生产，是十分常见的。此外，张湛所处的魏晋时代，既是历史上的伪造古书的高发期，又是玄学盛行的阶段，于是，他的技术条件和动机都具备了。

到了1956年，杨伯峻先生独辟蹊径，从汉语史的角度对《列子》文本进行了梳理，以为其中大量的字词语法都只能符合魏晋六朝人的用法，从而推论此书并非先秦古籍。这也算是对争执数百年的《列子》真伪问题给出了最后的一击，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，得出了一个学界共同接受的结论：《列子》是一部伪书，而并非像一般先秦著作那样仅仅掺杂有后人补入的内容，虽然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可以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《列子》，但并非我们现在看到的《列子》。

三

真伪之说，在古玩市场或许会是比较极端的，真者价值连城，伪者分文不值，但古代文献却往往不尽然。《尚书》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之一，但它有今古文之分，《古文尚书》是贋品，是晋人梅賾伪造，这也是学界的定论。但这作为定论是从清代才开始的，之前的一千多年中，人们都认为它是真正的《尚书》，是古老的文献，并将其作为基本的学习资料。于是，一千多年人们精读《尚书》，这部书渗透进了一千多年的历史、政治、思想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这也是不争的史实。或者说，它是一部伪书不假，但它是一部深刻影响了我们一千多年的伪书，书可认定为伪，但一千多年的丝丝缕缕的影响是真实的。《列子》的情形与之十分接近。

从另一个角度说，造伪书者必有动机，大多是为名为利，但造伪绝非易事，只有造得像，才能骗过大多数人，才能传播开来。伪造古书，不能过于原创，同样的事件，甚至同样的段落出现于不同的书中，这是常态。伪造的内容全出于原创，不仅难度太高，同时也让人觉得不像。所以，既然列子屡屡被庄子提及，那么伪造《列子》固当充分利用《庄子》中的素材。至于《列子》中不见于它书的内容，究竟是造伪者的原创，还是别有所本，今天已无法一一核对了。于是，《列子》便有了价值，至少它保留了一些当时尚存而后来失传的文字。

除了保存资料，《列子》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对道家文化的贡献。道家本是以老子、庄子为代表的思想派别，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，而在西汉初期，道家思想一度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，势必有许多相关的文献资料，根据《汉书》记载，真正的《列子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到了魏晋时期，虽然社会主流语言强调独尊儒术，但上层社会流行的却是玄谈，玄谈就是以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周易》之

类为素材，进行哲学化的辨析议论，是极富道家色彩的活动。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《列子》，恰是这个时间段的产物。在一个全社会推崇道家思想、研究道家文献的时代，成功伪造的道家经典，对于后世学者来说，其价值显然不会因其“伪”而荡然无存。

从现存的《列子》来看，在思想性上固然更多的是对老庄的弘扬和发挥，谈不上有多少创意，但是在行文和编次技巧上，却是独具匠心的。全书分为八卷，这个数字当然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所限定的，但每卷内容的设定却很有条理，大抵是按照主题进行归纳的。《汤问篇》中从“匏巴鼓琴”、“薛谭学讴”一直到“造父习御”，连续几个大小故事，主题一致，内容相似，却绝无重复，又各有趣味。对于读者来说，连续阅读这样的故事群，效果远好于零星读其一二。

寓言式的论述，是《庄子》的特色，但庄子的故事往往失之诡谲或粗略。比如“朝三暮四”的故事，是庄、列书中都有的，庄子是这样写的：

狙公赋茅，曰：“朝三而暮四。”众狙皆怒。曰：“然则朝四而暮三。”众狙皆悦。名实未亏，而喜怒为用，亦因是也。

列子将其演绎为这样：

宋有狙公者，爱狙，养之成群，能解狙之意，狙亦得公之心。损其家口，充狙之欲。俄而匮焉，将限其食，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，先诳之曰：“与若茅，朝三而暮四，足乎？”众狙皆起而怒。俄而曰：“朝四而暮三，足乎？”众狙皆伏而喜。物之以能鄙相笼，皆犹此也。圣人以智笼群愚，亦犹狙公之以智笼众狙也。名实不亏，使其喜怒哉！

在《列子》中这个故事还不算写得出色，但是二者相较，则很清楚可以看到庄子根本无意认真说故事，而列子则有交待，有描写，

有情节，显然更具有小说家的自觉意识。对二书中不相同的故事进行比较，这种差距则更为明显。比如“庄周梦蝶”是《庄子》中很经典的故事，但同样是寥寥数语，《列子·周穆王》中蕉鹿的故事则情节完整，起伏有致，人物语言、心理无不精心刻画。如果我们认定《列子》是伪作，那么这也是伪作的一大好处，因为文学是发展的，晚了几百年，在魏晋时代，小说远比战国时更成熟，这时候可以赋予庄子的寓言手段更强的文字技巧，对于宣扬道家思想这个目的，当然是非常有益的。

另外，正如前述杨伯峻先生所论述，《列子》的语言是魏晋六朝的，要证明这一点是一件枯燥的纯语言学工作，但对后世读者而言，越是时代接近的语言，阅读障碍越少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所以，事实上《列子》成了后人接触道家思想的入门读物，由《列子》而读《老》、《庄》，事半功倍。

既然有如此的价值，又何必斤斤于“真伪”二字呢？

四

今传《列子》的版本虽多，但流传脉络并不是很复杂。

尽管历来也有不少白文本《列子》，但它最初当是与张湛注一起出现的，现存最早的是北宋刊本，《四部丛刊》曾据之影印行世。到了唐代，又有卢重玄为之作解，《宛委别藏》中所收《列子解》即不带张注，仅有卢解的一种。此外，唐人殷敬顺又仿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体例，撰成《列子释文》，专门注释《列子》原文和张注中的字词音义；至北宋时，道教学者陈景元又为之作了一些增补工作。

上述三种传统而基本的注释，大致能满足一般读者理解文意的基本需要，所以元明以后许多刊本所附带的大多是这三者。清代以下，也有一些学者对《列子》的旧注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梳理和考

证，但对全书的重新整理，则是由杨伯峻于民国时期完成的《列子集释》，此书问世后多次修订印行。今由中华书局收入《新编诸子集成》第一辑，除了正文和注释之外，历代学者的研究考据成果、与《列子》相关的资料包括作者自己的相关成果都一一附入，实为迄今《列子》最好的专业读本。

现在的整理，是想为爱好传统文化的读者提供一个既充分保持《列子》原貌，同时又尽量能顺畅阅读的普及性本子，并能作为深入了解道家思想文化的阶梯。所以，我们只将《湖海楼丛书》本的原文、张注、释文和《宛委别藏》的卢解相结合，在每段原文之后，按张注、释文、卢解的次序比附各家注语。由于三套注解本来各自成书，所以，对同一个点的注释有时会出现重复或雷同；三书的注音都用传统的反切或直音，释义也不太符合今人的习惯。上述这些问题我们都未加处理，考虑到这样可以让读者直接看到各个注本完整的原貌，通过学习、适应，能更贴切地理解原书的意蕴。

本书采用横排简体、新式标点，书中个别地方因表意或上下文需要，保留有繁体字，比如“迺”字，本当改作“乃”，但注文有“迺音乃”，则连原文也必须保留异体字，否则便不可理解了。另外，在《湖海楼丛书》中，带注原文和释文是相互独立的，释文仅出需要注释的字词作为词头，但有时会有不同，如《黄帝》中“国君卿大夫眎之”，而释文中所出的词头却是“眡”，因此，只能处理成：

“眡”作“眡”：眡，古“视”字也。行，下孟切。

原书中有个别字误或断句的技术问题，我们参考了杨伯峻先生的成果，但为了不破坏全书的面貌，不再在书中另行声明。

目 录

前言 / 陈 明 / 1

卷一

天瑞第一 / 1

卷二

黄帝第二 / 33

卷三

周穆王第三 / 77

卷四

仲尼第四 / 98

卷五

汤问第五 / 129

卷六

力命第六 / 167

卷七

杨朱第七 / 190

卷八

说符第八 / 212

卷 一

天瑞^[1]第一

子列子^[2]居郑圃，^[3]四十年人无识者。^[4]国君卿大夫眎之，犹众庶也。^[5]国不足，^[6]将嫁于卫。^[7]弟子曰：“先生往无反期，弟子敢有所谒，^[8]先生将何以教？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？”^[9]子列子笑曰：“壶子何言哉？”^[10]虽然，夫子尝语伯昏瞀人。^[11]吾侧闻之，试以告女。^[12]其言曰：有生^[13]不生^[14]，有化^[15]不化。^[16]不生者能生生，^[17]不化者能化化。^[18]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。^[19]故常生常化。^[20]常生常化者，无时不生，无时不化。^[21]阴阳尔，四时尔，^[22]不生者疑独，^[23]不化者往复。^[24]往复，其际不可终；^[25]疑独，其道不可穷。^[26]《黄帝书》曰：^[27]谷神不死，^[28]是谓玄牝。^[29]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之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^[30]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^[31]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。^[32]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，非也。”^[33]

〔1〕【张注】夫巨细舛错，修短殊性，虽天地之大，群品之众，涉于有生之分，关于动用之域者，存亡变化，自然之符。夫唯寂然至虚凝一而不变者，非阴阳之所终始，四时之所迁革。

【释文】夫音符，是发语之端。后不更音。舛，昌兗切。分，符问切。下同。

【卢解】夫群动之物，无不以生为主。徒爱其生，不知生生之

理。生化者，有形也；生生者，无象也。有形谓之物，无象谓之神。迹可用也，类乎阴阳。论其真也，阴阳所不测。故《易》曰：“阴阳不测之谓神。”岂非天地之中大灵瑞也？故曰天瑞。

[2]【张注】载“子”于姓上者，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记故也。

【释文】冠“子”氏上者，著其为师也。

[3]【张注】郑有圃田。

【释文】圃音补。圃田，郑之藪泽也，今在荥阳中牟县。

[4]【张注】非形不与物接，言不与物交，不知其德之至，则同于不识者矣。

【释文】无或作亡，同音無。

[5]【张注】非自隔于物，直言无是非，行无轨迹，则物莫能知也。

【释文】“眎”作“眡”：眡，古“视”字也。行，下孟切。

[6]【张注】年饥。

[7]【张注】自家而出谓之嫁。

【卢解】不足，年饥也。嫁者，往也。

[8]【释文】谒，请也。

【卢解】谒，请也。

[9]【张注】壶丘子林，列子之师。

【释文】壶丘子林，司马彪注《南华真经》云：名林，郑人也。

[10]【张注】四时行，百物生，岂假于言哉？

[11]【释文】语，一本作“诏”。诏，告也。瞽，莫侯切。后伯昏无人者亦音谋。

[12]【张注】伯昏，列子之友，同学于壶子。不言自受教于壶子者，列子之谦者也。

【释文】女音汝。

[13]【张注】今块然之形也。

【释文】块，口对切。

[14]【张注】生物而不自生者也。

[15]【张注】今存亡变改也。

[16]【张注】化物而不自化者也。

【卢解】不因物生，不为物化，故能生于众生，化于群化者矣。

[17]【张注】不生者，固生物之宗。

[18]【张注】不化者，固化物之主。

[19]【张注】生者非能生而生，化者非能化而化也，直自不得不生、不得不化者也。

【卢解】凡有生则有死，为物化者常迁，安能无生无死、不化不迁哉？

[20]【张注】涉于有动之分者，不得蹇无也。

[21]【张注】生化相因，存亡复往，理无间也。

[22]【张注】阴阳四时，变化之物，而复属于有生之域者，皆随此陶运，四时改而不停，万物化而不息者也。

【释文】而复之复，扶又切。

【卢解】为阴阳所迁顺时转者，皆有形之物也。念念迁化，生死无穷，故常生常化矣。

[23]【张注】不生之主，岂可实而验哉？疑其冥一而无始终也。

【卢解】神无方比，故称独也。《老子》曰“独立而不改”也。疑者不敢决言以明深妙者也。

[24]【释文】复依字，音服。后不音者，皆是入声。

[25]【张注】代谢无间，形气转续，其道不终。

[26]【张注】亦何以知其穷与不穷哉？直自疑其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也。

【释文】殆音待。

【卢解】四时变易，不可终也；神用变化，亦不可穷也。

[27]【释文】黄帝姓公孙，名轩辕，得长生之道，在位一百年。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黄帝书》四篇，《黄帝君臣》一篇，《黄帝

铭》六篇，与道经相类。

[28]【张注】古有此书，今已不存。夫谷虚而宅有，亦如《庄子》之称环中。至虚无物，故谓谷神；本自无生，故曰不死。

[29]【张注】《老子》有此一章，王弼注曰：“无形无影，无逆无违，处卑不动，守静不衰，谷以之成而不见其形，此至物也。处卑而不可得名，故谓之玄牝。”

【释文】“无影”作“无景”：牝，毗忍切。景音影。

[30]【张注】王弼曰：“门，玄牝之所由也。本其所由，与太极同体，故谓天地之根也。欲言存邪？不见其形，欲言亡邪？万物以生，故曰绵绵若存。无物不成而不劳也，故曰不勤。”

【释文】绵，武延切。邪，以遮切。下同。

【卢解】谷虚而气居其中，形虚而神处其内。玄者，妙而无体；牝者，应用无方。出生入死，无不因之，故曰门也。有形之本，故曰根也。视之不见，用之无穷，故曰若存者也。

[31]【张注】《庄子》亦有此言。向秀注曰：吾之生也，非吾之所生，则生自生耳。生生者岂有物哉？故不生也。吾之化也，非物之所化，则化自化耳。化化者岂有物哉？无物也，故不化焉。若使生物者亦生，化物者亦化，则与物俱化，亦奚异于物？明夫不生不化者，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。

【释文】向秀，向音饒，字子期，晋常侍，注《南华真经》二十八篇。

【卢解】此神为生之主，能生物化物，无物能生化之者。

[32]【张注】皆自尔耳，岂有尸而为之者哉？

[33]【张注】若有心于生化形色，则岂能官天地而府万物，赡群生而不遗乎？

【释文】“智”作“知”，“遗”作“匱”：知音智，下同。赡，时艳切。匱音饋，竭也。

【卢解】神之独运，非物能使，若因情滞有同物生化，皆非道也。

子列子曰：“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。^[1]夫有形者生于无形，^[2]则天地安从生？^[3]故曰：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^[4]太易者，未见气也；^[5]太初者，气之始也；^[6]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^[7]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^[8]气形质具而未相离，^[9]故曰浑沦。^[10]浑沦者，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。^[11]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^[12]易无形埒，^[13]易变而为一，^[14]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。九变者，究也，^[15]乃复变而为一。^[16]一者，形变之始也。^[17]清轻者上为天，^[18]浊重者下为地，^[19]冲和气者为人，故天地含精，万物化生。^[20]

[1]【张注】天地者，举形而言；阴阳者，明其度数统理。

【卢解】夫有形之物，皆有所生以运行之。举其所大者，天地也；运天地者，阴阳也。阴阳，气之所变，无质无形，天地因之以见生杀也。阴阳易辩，神识难明，借此以喻彼，以为其例，然后知神以制形，无以有其生也。

[2]【张注】谓之生者，则不无；无者，则不生。故有无之不相生，理既然矣，则有何由而生？忽尔而自生。忽尔而自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；不知所以生，生则本同于无。本同于无，而非无也。此明有形之自形，无形以相形者也。

[3]【张注】天地无所从生，而自然生。

【卢解】天地，形之大者也。阴阳者，非神识也。有形若生于无形者，天地岂有神识心性乎？若其无者，从何而生耶？假设此问者，将明万物者有生也。

[4]【张注】此明物之自微至著，变化之相因袭也。

【释文】“太”作“大”：大音太，下同。

[5]【张注】易者，不穷滞之称。凝寂于太虚之域，将何所见耶？如《易·系》之太极，老氏之浑成也。

【释文】“浑”作“混”：见，贤遍切，下同。称，尺证切，下同。系，胡计切。混，胡本切。

[6]【张注】阴阳未判，即下句所谓浑沦也。

[7]【张注】阴阳既判，则品物流形也。

[8]【张注】质，性也。既为物矣，则方员刚柔，静躁沉浮，各有其性。

[9]【张注】此直论气形质，不复说太易，太易为三者宗本，于后句别自明之也。

【释文】离，力智切，去也。或作平声读。近曰离，远曰别，后以意求之也。别，彼列切。

[10]【释文】浑音魂，沦音论，下同。

[11]【张注】虽浑然一气不相离散，而三才之道实潜兆乎其中。沦，语之助也。

【释文】散，先汗切，卷内同。

[12]【释文】循音旬。

[13]【张注】不知此下一字。《老子》曰“视之不见名曰希”，而此曰易，易亦希简之别称也。太易之义如此而已，故能为万化宗主，冥一而不变者也。

【释文】“埒”作“捋”：《淮南子》作形埒，谓兆朕也，《乾凿度》作形𢇛。今从手者转谓误也。

[14]【张注】所谓易者，窈冥惚恍，不可变也，一气恃之而化，故寄名变耳。

【释文】“恍”作“忼”：自一经九，大衍之数。惚音忽。忼，况往切。

[15]【张注】究，穷也。一变而为七九，不以次数者，全举阳数，领其都会。

【释文】数，色主切。

[16]【释文】“乃”作“迺”：迺，古“乃”字。